

远 景

文 / 王澈

远景是道路、旅行，通向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新地域；

是身份、边界，蕴含着不同文明的现状和处境；

是思想、智慧，让自己与陌生的融合，诞生新的观看和想象；

是习俗、情感，游走过的、经历过的，都以歌声和画面展现；

是关联、面对，在开阔的视野下，置身于形式复杂的相互启示过程中。

在旅行中，远景是一个常用的观看方法，置身于一片开阔的地景之中，眺望远处色彩丰富的风景时，所有纷繁杂乱的思绪就会淹没在这统一性的平静感觉之中。视线拉的越远，越能具有在一个整体心理上思考多种形态和多样性的可能。我们不想牺牲这种天然的多样性以换取有序，不想以牺牲精彩的自然历史来换取系统性。同样，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不自觉地心理上过着多种时间、空间相重叠的生活，历史、当下、未来，个人的记忆、处境、期许，都在远行的不同景观中展开。旅行塑造着一个绵延的时间动线，也将对于事物、心灵不同的理解和判断秘密地形成格局。

郭海强自 2013 年开始不断游走于秦岭中进行写生创作，反复和持续，是介入一个自然地的重要前提，秦岭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他思考、理解和联结事物的背景空间，走得越深越能开阔地回应来自于社会、生活和艺术的种种问题。作品大多以小尺幅的形式将秦岭中的重山、云海、植被并置其中，破出画框外的树枝和颜料使绘画具有雕塑感的同时，也呈现出艺术家对于山脉

的理解和观看的角度，在艺术家的绘画中，一年四季的秦岭是这片土地的自然进程，涵盖所有的存在、本质、作用、缺失，它们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它们也是什么。“山”不但使人精神得到深化，也成为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的避风港。

李勇政的作品一直具有一种“大尺度”的形态，这种尺度体现在空间与距离、生与死、禁锢与自由、历史与当下、身份与处境中，拉得很远，扯得很开。不同地域或者路途中的人物、事物、故事始终成为他创作的素材。这种在移动中思考和观看的创作方式，能够高度将艺术家的思想与体验到的结果准确地衔接起来，让作品表达变得更为合理且公共。《宴请》是他前往新疆若羌县并在那里一个无名峡谷中，宴请当地四位少数民族朋友的故事，在疫情的背景下，地理边界与身份边界在开阔的自然风景中和充满温度和诗意的晚宴情景里显得更有意味。

马文婷的思维广阔而浩瀚，她将自己置身其中的时候，探寻个体与其的关联，在她的《去荒野》系列创作中，去荒野就是去面对和构造，在大量收集不同人对于荒野的理解、表达、视角后，建立自己的一种荒野空间，在这里荒野打破禁忌、濒临放纵、教导谦卑，也意味着一种“出走”，是指离开人类行为方式不完美的世界，特别是过度城市化的世界。这也使我们意识到“荒野文化”是一场在当代文明内部发起的运动，文明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正视自我在潜意识中的荒野性。

苏阳将黄河作为背景，主要以黄河中上游地域中人与土地博弈生长出的声音和故事作为长期创作的基础，自2016年以来的“黄河今流”创作计划涵盖了音乐、绘画、写作，虽然苏阳最为知名的身份是一个优秀的民谣歌手，但绘画和写作能更为立体的感受到一位艺术家的整体情感，绘画和写作也互补地呈现了黄河中上游人与土地结实的情感以及过命后的呐喊和情趣，多年来的行走考察使苏阳的作品真切切的流露出地域文化中最真实的“土”感，将过往、当下与未来

的时间性和空间感通过绘画抽象的表述，像黄河浪涛绵延流动，从过去世代继承下来的生存意志通过我们又流向未来。

赵洋在我看来是个喜欢旅行的人，我们经常结伴行走，有时跨度很大时间很长，有时候短暂出走，他曾经写过一段关于“远离”的文字，这段文字中他解释了“远离”的原因是对“秘密”的呵护，当我们为了某一种实践或是精神目的远离人类或动物的任何踪迹时，会发现它能带我们到任何一个无名之地，这是一个无限编织的空间，任何主题都在千姿百态的变异，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不会永久的重复，在这个时间荒野的状态中，体会其中的苍凉苦难、生动有趣。这并非是另辟蹊径，而是寻觅一种回归，进入到整个领域的感觉，相对比我们那个临时秩序地中的“路”，这是一个更大的秩序，接近禅宗中的“道”。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赵洋的“远离”，认为他像一个神秘主义者一样，保持必定的悲哀来面对着这个表象与实际冲突的世界，也是这一原因使他的作品变得难以辨别，只能以秘密的形式存在。在我看来，他的绘画里其实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主题，没有上下文，没有语言，没有情绪，没有真相，只有浓烈的思和想以及对画面上东西的想象。真正“远离”的人是没有形式的束缚，没有故事、情感、观念去做支撑，彪悍生动，往那一放。既不满足观看秩序，也没有追求个什么艺术系统，从任何一个系列创作上观看都可以，就是那“幽林穹谷，陆海珍藏”一般，只等慢慢到来的人。